



liansheng

连生

再见小时候，梦已经醒来。

被爱的人不用感动，给爱的人只求下雨天有人撑伞。

苏枕书◎著



[liánshēng 连生 苏枕书◎著]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连生 / 苏枕书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8. 10

ISBN 978-7-5057-2473-0

I. 连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9981 号

书名	连生
著者	苏枕书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规格	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62000 字
版次	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473-0
定价	22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Contents [目录]

第一章·君家何处住·001

第二章·夜久频挑灯·023

第三章·端然有忧色·041

第四章·一树碧无情·057

第五章·欢从何处来·083

第六章·待君醉时说·095

第七章·人生如逆旅·111

第八章·我亦飘零久·141

第九章·感彼柏下人·171

第十章·山水有清音·203

第十一章·愿天无霜雪·227

第十二章·桑柘雨初晴·237

后记·历历来时路·245

自小我就被他教育，不可轻易流露感情，不可轻易动摇。
不可让对方窥探你的内心。要以坚冰包裹自身。

「第一章」·君家何处住·*Liancheng*



宋照明

上海五月的阳光极好。宾馆窗户合叶铁锈斑斑，拧开时颇费力气，沾一手红褐色锈迹。外白渡桥就在视野里，桥下流水缓缓，有航船。我们下榻的上海饭店历史要追溯到殖民地时期，灰墙斑驳，是都会的传奇风骨。

父亲敲门。

“吃饭了。”

“一定要去？”我对抵沪之后的商业谈判毫无兴趣。父亲正与上海方面同做一个工程，谈判方是日本某材料株式会社。鬼子的狡狴精明，我早在日本念书的六年里已充分领教。若非父亲强制命令我来旁听见习，我肯定不会丢开手头工作跑到这儿看谈判。

“人家在楼下等。”父亲面无表情。

我关电脑，无奈尾随。

午餐在枣树林素菜馆，地方清静，店堂朗阔，阁楼上别有洞天，盆栽东南亚植物葱茏茂盛至不真实，路过时我悄悄掐了片叶子，绿汁儿，是活的。来人都是谈判双方领导，没叫翻译，我临时充数，尽量做到信雅达，气氛还算融洽。桌上几样冷盘已安置。我一向不喜欢寺庙的素食，好端端做成荤菜样子还调成鱼肉之味，十足的意淫。既然食素便要清心寡欲，要么就大鱼大肉来个爽快。小时候随父亲到香山卧佛寺禅房喝茶，父亲教我下围棋，寺里呈上素点——所谓素肠素鸡一类，父亲说做得不错，我一看心中大恶，那时候还不会运用“意淫”一词评价。不过这家素菜却很清爽，干干净净的豆腐布丁、山药泥、红枣莲子汤。

有个日本人尝一筷子山药泥，赞了句“おいしいたべもの”（美

味),又大有兴味地问是什么做的。我正要解释说“山药”,却听旁边有个清澈的声音:“やまのいもですね。”(是山药啊。)

标准的东京音。

果然是被东洋文化浸淫的上海,想起初到浦东机场,报时语言中竟有日语,首都机场都没有。如今连这小餐馆也卧虎藏龙。我看一眼那快嘴服务生,瘦削清爽,浅草色交领右衽统一制服,一截手腕露在宽袖外,怀里抱着菜单。

都说日本中年男人趣味诡异,偏好 Loli,这话丝毫不假。几位日本客人目光齐刷刷地投到那女孩儿身上,除却赞许,似乎还别有深意。恰好有菜上来,女孩儿不卑不亢,用日语略作介绍,我听见她解释“腌笃鲜”是“产自江浙一带特别惹人乡愁的特制美味竹笋”,不由一笑,真是聪明。日本客人兴致大起,有一位甚至问她姓名。她笑而不语,望向我,我一怔,不由自主开口:“在中国,陌生男性询问少女姓名仿佛不太礼貌。”日本客人即刻收敛,正色道歉。正巧有个略年长的服务生过来侍汤,女孩儿以中日双语各道“用餐愉快”便退到帘子后,诸鬼子方将注意力转移到一桌色味俱佳的素食上。

一位上海叔叔介绍,这家素菜馆的主人是一对笃信佛教的夫妇,他们游历东南亚各国,在印度学会正宗素菜的烹饪之法,回上海后就开了这家餐馆,所得利润全部捐给佛教协会。

我翻译,说到“印度”一词,心蓦然“咯噔”一声。

有一年夏休,她简装出行,买了张东京去新德里的机票,中途转机上海,拨我电话,笑嘻嘻对我说江南方言,软糯糯极动听。我根本听不懂,只隐约记得一句“我欢喜依”,当时懵住,对方已收线。直到日后看侯孝贤的沪语电影《海上花》,刹那电光石火,情绪凝滞。



一周后她从印度回来，人瘦一圈，皮肤愈皎白，前前后后分小礼物给同学，我在一旁，唯独不赠我。转身时她却突然走来，周遭无人，直直吻我，在我耳边低声清晰道，我很想念你。

“熙明？”

父亲见我走神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我以银勺挖开豆腐布丁，若无其事。布丁上缀着血珠一样的樱桃。

她爱吃樱桃。

我凝神，禁止自己再想到她。

我以为自己可以。

一碗糖南瓜羹甜美细腻，北地难见此物。还是她，曾告诉我，在她小时候，家里庭院种有蔬果花草。秋天南瓜成熟，母亲就在院中刨南瓜皮，非常用力。南瓜切开，去籽，放入锅中蒸烂，和糯米搅拌，捏做南瓜饼。加几粒桂花香气更盛。

席散后鬼子们意犹未尽。但谈判之事不可妥协。中方继续周旋，坚持原方案不动摇。鬼子领导总算沉吟不决。有戏。我在一边玩味众人表情，感觉又紧张又碌碌。时近黄昏，结果犹悬而未决，我都沉不住气了，恨恨想不同意罢了，换处地儿合作也不坏。眼瞥见父亲稳如泰山，又觉惭愧。谈判如战争，商场如战场，果然。上海这边请的翻译是个年轻女孩儿，直发、套裙、笑容可掬，相当专业。我眼观鼻鼻观心，耗着吧。

后来父亲对我总结，有时候，对决巅峰比的就是耐力与镇定。谁冷静到最后就是赢家。

这句话他说过几次。自小我就被他教育，不可轻易流露感情，不可轻易动摇，不可让对方窥探你的内心。要以坚冰包裹自身。

是这样吗。然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不流露情感无非是逞强，口讷。

若当初我不逞强，不口讷，是否可以将她留住。”

那场谈判最后以鬼子让步而告终。我们的人不动声色，只微笑说，今晚包船游黄浦江吧。

宾主尽欢，我无心情。江风细细，两岸辉煌。鬼子们纷纷取出数码相机咔嚓咔嚓。无论如何，他们面对幽寂江水与灰蓝夜空，神态还是谦恭谨慎的。

因为我们的天空如此辽远苍茫。

谈判顺利，上海这边留大家多玩几日。出于礼貌，我们迁延一

天。父亲不许我单独行动，命我同去。金茂大厦、东方明珠，我们这些外乡人走马观花。那日天晴，能见度高，据说从金茂大厦的望远镜中可以见到伦敦、纽约、东京。日本客人投币观看，很有兴趣，他们也叫我看，我凑近过去，只一片茫茫。

谁说能看见伦敦、纽约、东京？

其实也不需看这么远。我只要看到一个毗邻上海的水乡市镇，叫做青绵。那是她的家乡。每一次她提起青绵，眼神都会含满温柔。

“最好的是暮春，所有的栀子都开了，香得快死过去。”久寻说。



陈久寻。我不可遏止地想念她。

曾经有一部言情电视剧，在台北的女人爱上乌镇的男人。两人相隔千里。女人做了个梦，梦见造一座高塔，爬上去，就能看到乌镇，以及她的男人。

“因为地球是圆的！”那可爱的女人说。

停。宋熙明。不要再想。

日光刺目，眼球酸痛。

“这是世界第三、中国第一高度的金茂大厦，建于1999年初，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……”流利的东京音。

“您可以通过这里的望远镜看到纽约、伦敦、东京——今天天气很好呢。”

“这位先生？”换成汉语，似乎在叫我。我讷讷转身，意识到自己在望远镜前发呆，于是让开。这女孩儿露齿一笑，两枚尖尖的小虎牙，牙肉粉红。

女孩儿手里举着一面三角黄色导游旗，新手啊，解说这么卖力。跟在她后面的鬼子们对望远镜兴趣不太大，却对展厅墙面上铺展的大幅书法兴味盎然。

“这是什么文字？”一鬼子发问。

“呃，一种古老的文字，中国古人刻在乌龟壳或兽骨上，用来占卜。”女孩儿云里雾里地解释，越来越吃力，呵，不知道“甲骨文”这个单词吧。我继续听她解释，“うらなう（占卜）……”鬼子们云里雾里：“のろうですか？”（是诅咒吗？）我暗笑，插话：“きっこうもんじですよ。”（是甲骨文）日本年轻一代也是被肯德基麦当劳喂大的，

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对古典文化了解甚深。过去在那边，和房东大叔聊天，谈到《源氏物语》、《平家物语》，他也支支吾吾，非常茫然，只说在中学课本上学过选段。不过他倒是知道鲁迅，提到这个名字就端然肃敬，一脸崇拜。

那女孩儿表情一松，却转头朝我瞪了一眼，更卖力地介绍其他几幅书法：“れいしょ(隶书)、ぎょうしょ(行书)、そうしょ(草书)……”她还用了“こくすい”(国粹)一词，鬼子们敬服之情溢于言表，女孩儿朝我眨眨眼，好像在向我证明词汇量之大。我笑笑，随父亲一行走开。

“那不是昨天枣树林的服务生吗？”我们这边有位日本客人突然说，很激动的样子，“原来是导游啊。”

哦，难怪声音很耳熟。女孩儿一扬小旗，领走身后那批鬼子，还不忘向我一撇嘴。

次日清晨，父亲与我返回北京。

他与母亲已离婚，是我在日本读博士前期时的事。所有人都瞒着我。待我回来，父母已分居很久。

父亲的新居我不曾去过。我与母亲仍住在原处。父亲送我到楼下，也不上去，只是命我把从淮海路买的高档套裙捎给母亲。

我开门，母亲劈头第一句话便是：“有个日本女人在找你。”

我一怔。

“她给你留了字条。”母亲面无表情，递过字条就拿着花剪上楼了。

我接过，打开：“宋君，我已经到北京。藤泽七重。”



陆青野

从家里赶夜班车回到上海，又转车到松江大学城，已经累得不像话。还来不及把自己丢上床，对床小曼就凑过来：“昨晚你不在，名古屋大学外事处负责人有个讲座，专门讲留学的。我给你要了份资料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笑，把资料收下。小曼又说：“快给你家朱平打个电话，你白天关机了吧？他找死你了。”

“嗯。”我懒洋洋起来，澡都不想洗。

“累坏了？快先睡。”小曼很体贴。

我才想起开机。

未接来电振得手发麻。想了想，拨过去，朱平很快就接。

“去哪了？我担心死了，小曼她们也不知道。”

“我出去了一趟，手机没电了。”

“要去哪里一定告诉我，我真的很担心。”朱平加重语气，“我听说你外面做导游？你怎么时间那么多。不会耽误功课吗？还有，日本人很色很变态。你要当心点儿。”

我懒于解释：“知道的。”

朱平一顿：“青野，我觉得你有点不一样了。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我倦极，无从说起，“你太多心。回头跟你说。”于是收线、关机、洗漱、睡觉。

梦里颠来倒去十分不安稳。连绵不绝的影像涌至目前，只记得自己使劲奔跑，使劲哭泣，哭得声音全部哑掉。

小曼摇醒我。

我用力从梦魇里挣出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一直在说梦话，不知道说什么，怪吓人的。”已是黎明，小曼拍拍我的脸，“别太累。你换个姿势躺或许好一些。还有——”她在我枕头下面翻了一阵，把镜子书本一干杂物取出，“睡觉时别把这些放枕头下面，尤其是镜子，会招鬼魅。”——小曼精通此道，我一笑。还真有些意思，我再度睡倒就平静许多，七点半醒来。

“上午国际私法不要去了。”小曼在拍爽肤水，“你也该补补觉。”

舒景和凯琳也说，反正是选修课。

我不习惯被她们集体关心，也不希望被众人看出异样，轻松下床道：“早睡足了！国私老师很帅，不去可惜。”

小曼挽着我走在去教学楼的路上。

“那是一对同志。那个人身材真难看。那个人卷发不错。哦，那对情侣分手了……”小曼一路八卦。我一边点头一边心猿意马。身材，体つき。卷发，巻き毛。情侣，恋仲。

“青野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心神不宁。”小曼端详我，非常神秘，“我看你最近会大交桃花运。”

“去死吧。”我嘲笑。

课后收拾笔记，看到小曼昨天留给我的资料。名古屋大学法学部招收交换生。要求日语二级。条件我都符合，最重要的是，学费和生活费有补助。下半年十二月过去，在那里读一年书，回来是大四，找工作也许会方便些。



“挺适合你的。”小曼说，“我们学校过日语二级的人也不多。”

我笑道：“谢谢。”

和小曼一起去食堂，半路遇到小跑过来的朱平，运动包在屁股后荡来荡去，他大声说：“我给你短信怎么不回啊。”

小曼自动消失，我吐吐舌头：“手机快停机了。”

“那你跟我说，我帮你充啊。”

“不要。”我扭过脖子。

“你怎么了啊，脸色这么难看。”朱平挽我，他是大个子，我还不到他的肩。

“我饿了，去吃饭。”我笑了笑。

他打糯米鸡和芹菜牛肉，我吃得很快，并喝掉一碗免费汤。朱平喜欢看我吃饭的样子，我胃口越好他越高兴，因为在他眼里这是我心情良好的表现。我们是高中同学。不过，他大学以前的女朋友不是我。他们分手后，他就和我在一起了。他健康，充满朝气，每每在篮球场上出现会引得周遭女生一片尖叫。而他总是目不斜视，直接向我走来。说实话我很不喜欢待在篮球场，我怕飞来飞去的篮球砸到头，我也不喜欢闻他身上浓重的汗味，我更不喜欢被众多女生嫉恨的目光扫射。然而朱平以为，他走向我的那一刻，该是我幸福的一刻。还好，我也有各种理由不去看他的球赛。譬如日语班上课，譬如中级口译培训。

小曼有问过我，你好像不太在意朱平？

不置可否。

客观地说他待我很好。许多时候，我需要他。也仅是需要而

已。

五月一过，期末就很近了。法律专业可恨在于，考前必须死记硬背才能应付。我平时逃课太多，最后关头决不能懈怠。因此就围在阳台上吧，捂紧耳朵使劲背法条。

上海的初夏雨水丰沛。太多的泡桐花和栀子，还有似乎开不败的夹竹桃，香气绞缠，很美好。

上网看到一则“中日文化交流志愿者征集”的新闻，七月，在北京。很好，本来就打算去北京看老姐的。老姐钱斯人虽与我没有亲缘关系，彼此却很投契。我朋友太少，有如珍珠，小心容养多年，也就历历可数那几颗。

老姐在那里读研，专业相当诡异——植物考古。她本科专业是生物化学，据说是被调剂到这个专业的，每日死啃名目繁多的专著，初时苦不堪言，后来竟十分陶醉地对我说：“很有意思呢！”

这个“很有意思”直接影响了老姐的性情，当她醉心学术及一切风雅之事的时候，她已习惯以冷静深刻的目光剖析所有向她示好求爱的男性。三句两句交锋，对方早已丢盔弃甲，老姐还十分无辜：“我说的都是真的。”不久，她石榴裙下一片清静，再无人打扰。如今，作为大龄单身高知女的她时常面临逼婚的尴尬。一怒之下，咬咬牙留在学校，预备继续读博。

今年夏天老姐以写论文为由拒绝回家，以免逼婚之危机。她在电话里命令：“来北京陪我吧！要找兼职啊什么的都交给我。”

何乐不为呢。我亲爱的老姐。



宋照明

粥与点心在厨房热着，母亲还没有起床，我来不及吃早饭，在楼下买了两个椒盐烧饼就去地铁站。

京中烧饼确然滋味可喜。三五口咬干净，地铁恰好进站，起身走过去，看见车窗上映着西装革履的影子，好像写着“道貌岸然”四字，我咧嘴一笑。

路上接到七重的电话。这丫头很令我头疼，竟然在北京一处汉语培训学校报了名，做出长期蹲守的姿态。

“宋君，早上好。”她汉语学得很快，“今天紫外线指数很高，出门要防晒。你什么时候方便见我？”

紫外线指数，呵：“今天交流中心有个志愿者招募会，我主持，可能会晚些。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招募……会？”词汇毕竟掌握不足。

我换英语解释——七重是英语专业毕业，在日语和英语之间，我愿选择后者与她交流。她也换英语：“结束后一起吃个饭吧？那时候我也下课了呢。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不能见一见你吗？或者，听你讲北京的故事？”

不好推辞，只有答应。

七重高高兴兴地收线。

中日文化交流会志愿者招募会。工作人员把我请到主试官之席上，我翻开第一份资料，第一位志愿者进来。是个马尾辫女生。开